

第
二
部

重返狼群
(上)

李微漪 著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

🐾 格林被抓了！我趕回草原救他，才發現自己冒冒失失抱住了一匹陌生狼！



🐾 救出被盜獵的福仔和小不點，我要好好守護他們，不要他們再變成格林那樣的孤兒。





🐾 福仔、小不點回到狼窩，和狼妹妹飛毛腿聚頭了！開心的我還不知，回窩的母狼已站在我身後……



🐾 新發現的狼窩裡，竟然跑出四隻小狐狸！遠遠看去和小狼崽差不多。



🐾 “福仔” 像極了童年的格林，可狼爸爸為甚麼一直沒有現身？



🐾 盜獵者手機裡雙截棍“越獄”前的照片，誰承想，這竟是在世間最後的樣子。



🐾 我收集雙截棍的骨頭，搓草為繩紮成骨架，用黏土重塑狼身，凝固狼魂。



🐾 兩匹狼來找狼雕，“天眼狼”吃掉了大白兔奶糖！那是格林童年的味道。



🐾 他們是來掃墓的……我終於明白狼雕為甚麼能引來狼。



🐾 格林，和你一起長大的朋友都回來了，你在哪兒調皮呢？



🐾 “老狼”姜戎和亦風都深信抓魚狼就是格林，可攝像頭拍到的卻是“辣媽”。



🐾 格林，苦尋近一年，我找到你了，卻發現隨之翻開的是更加沉重的一頁。

檔案編號 001

姓名：格林 Green

性別：男

國籍：中國

種族：中國草原灰狼

出生地：中國，四川，若爾蓋大草原

出生日期：2010年4月

重返狼群日期：2011年2月2日 農曆除夕

生存技能：抓魚、抓兔、逮獾子

特徵：

- ① 右前爪缺一腳趾（小時候被高跟鞋踩斷）
- ② 前額有天眼（鏖戰時撞鐵籠子留下的疤痕）
- ③ 會唱歌，著急時口音略帶犬吠

檔案說明：一隻從城市走向荒野的狼。



我們能救一匹狼的命，

我們能改變狼的命運嗎



感謝姜戎老師在我們重返草原期間
給予我們的鼓勵和支持！

目錄



① 格林被抓了！	6
② 狼的盛宴	22
③ 救狼	32
④ 狼山之巔	43
⑤ 動物園裡的新狼	56
⑥ 對面山上的影子	62
⑦ 天賜良駒	78
⑧ 一張羊皮引發的“血案”	91
⑨ 平原狼窩	100
⑩ 必須趕在盜獵者前面	120
⑪ 奇怪的壓痕	137
⑫ 山神、狼與鹿	149
⑬ 將計就計	156
⑭ 誰幹的！	165

⑮ 大山的精靈	177
⑯ 盜獵者來了，你得離開這兒……	192
⑰ 劫難	213
⑱ 福仔和小不點	226
⑲ 小邦客和小蘿蔔	242
⑳ 護崽的母狼——辣媽	257
㉑ 辣媽教子	271
㉒ 與狼為鄰	289
㉓ 人禍天災	302
㉔ 老阿爸的擔憂	322
㉕ 狼，調皮得很	332
㉖ 追蹤打魚狼	344
㉗ 口蹄疫席捲整個草原	361
㉘ 又發現一隻小狼	372
㉙ 深夜來了一匹大狼！	387
㉚ 十月，鶴之殤	396
㉛ 壞人好人	409
㉜ “邦客圖騰！狼來了！”	417

③③ 四狼探母？	432
③④ 我們來得太晚太晚了	443
③⑤ “狼群吃了一個人！”	458
③⑥ 誰動了我們的狼雕？	468
③⑦ 狼子歸來	478
③⑧ 格林，我想抱抱你	493

01 格林被抓了！



格林，真的是你嗎？是否在某個雨後，踏著泥濘，你也回來過？你是不是在推開門的一剎那，也像媽媽一樣，想大哭一場？

“格林！格林……是你嗎？”我用電筒照著前方雪地上隆起的一團黑影，輕喊了兩聲。

狼影應聲站起來，抖了抖身上的積雪，脖子上的鐵鏈嘩啦作響。夜色中，這匹狼被拴在特警部隊靠近路邊的鐵欄杆圍牆外，一雙綠眼睛怯怯地盯著我們的電筒光。他埋頭豎耳，努力收縮瞳孔，想看清楚燈光背後的人。他旁邊相隔四五米的地方還拴著兩隻大藏獒，衝著我們的電筒光狂吠，掙著鐵鏈撲咬。

亦風沉聲道：“格林還在就行，先別驚動部隊裡面的人，咱們天亮再來。”

我深知夜晚藏獒的厲害，關掉電筒，悄悄離開。

現在是 2013 年 1 月 25 日深夜，還有十四天就過年了。若爾蓋草原下著大雪，街邊行道樹上的雪越積越沉，壓得一些枝條幾乎垂到地面上。縣城裡很冷清，只有一家賓館還掛著營業的牌子，我們成了這家賓館僅有的房客。

我捧著一杯熱水坐在窗前，隙開一條窗縫，吹著雪風，盡量讓自己焦慮的情緒冷靜下來，我得想辦法救回格林。

這讓人放心不下的狼兒子，自從 2011 年 2 月 2 日回歸狼群到現在，他離開我們有七百多天了，這七百多個日夜，我沒有一天不想他。

格林小時候的照片、我們在一起的影像、留著牙痕的電視遙控板、踩著小爪印的畫……我珍藏著每一件我所能記住的東西，彷彿只有這樣才不會被時間帶走。

我們和格林散步的郊外空地上修起了一座座高樓，綠化帶變成了停車場，樓頂天台立滿了廣告牌……我也常常像這樣呆坐在城市的窗邊，用格林的視角看著外面的變化。回憶慢慢舊了，只有這城市新得越來越陌生。

我將格林的故事寫成《重返狼群》，讓更多的人記住這隻小狼，讓更多的眼睛關注中國狼的生存。人們最牽掛的就是格林現在怎麼樣了，他還活著嗎？每當人們問起，我的心就緊縮在一起，我很怕，怕突然有一天傳來格林被捕殺的消息，甚至夜裡都會夢見格林飢寒交迫地哀嚎。多少次我想去找他，可是又怕好不容易放歸的小狼有了“親人”的召喚會遭到狼群的排斥。我更怕的是，再也找不到他了……

今天早上我和亦風還在成都。我照常打開電腦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，卻突然看到微博中彈出一位讀者的緊急留言：“微漪，我剛從若爾蓋草原旅遊回來，格林已經被抓住了，被人用鐵鏈拴在特警部隊門口賣呢！”

我腦袋裡一陣轟鳴，有那麼一瞬間根本看不清屏幕上的字。格林從小被人撫養長大，他對人沒甚麼戒心，自從我們將他放歸草原以後，我日夜懸心他會被人抓住，沒想到長久以來的噩夢終究成真了。我心急火燎地叫上亦風，立刻開車趕回若爾蓋！

趕到若爾蓋草原時已經是深夜十二點多，我們摸黑找到了讀者所說的特警部隊，下車繞著部隊鐵欄杆圍牆搜尋，在離部隊大門不遠處的牆根兒下，果然發現了被拴的狼。

雖然當時黑燈瞎火的看不清，但是我喊“格林”的時候，那狼確實站了起來，似乎他還記得自己的名字，他可能認出我們了吧。我越想越心寒——格林怎麼又落單了？難道他熬不過這個冬天，到人類的地盤來找食被抓住了？又或許，那些人看見格林不怕人就把他給誘捕了？

“糟！”我心一緊，“特警部隊是執法部門，難道格林闖禍了？他傷人了嗎？”

“不會。這又不是人犯了法蹲大獄，況且格林的性格我們太了解了，他

不可能傷人。狼如果真傷了人，肯定早就被打死了，怎麼可能還拿來賣呢？”亦風說。

我逐字咀嚼網友的留言，不對味兒：“執法部門肯定不會賣野生動物……網友是不是說錯了？這到底是甚麼情況？”

“甭管甚麼情況，咱們最擔心的是格林死了。現在他雖然被抓住，但總算還活著，只要活著就總有辦法救他出來。有這麼一次被抓的經歷，下次他會學聰明點兒。”

天剛亮，我們就把車開到離特警部隊圍牆最近的路邊，兩隻藏獒還在，格林卻不見了，只有一截鐵鏈拖在牆根前的雪地上。我們的心涼了半截，難道昨夜驚動了裡面的人，這麼快就把格林弄走了？

“格林！格林！”我們搖下車窗喊了幾聲，沒動靜。

我不死心，下車走近一點，雙手攏著嘴：“嗷——嗷——”

牆根前的雪堆拱動了兩下，格林披著一身的積雪站了起來，盯著我看。他在！躲在雪窩子裡了！我的心快蹦出胸腔了：“格林，別怕，媽媽來了。”我邊說邊死盯著狂吠的藏獒，小心翼翼地繞過去，餘光瞄見格林緊張地蹣了蹣爪子，尾巴夾在肚子下面。

快要靠近了，我喉嚨裡嗚嗚呼喚著。這聲音狼兒再熟悉不過了。格林繃直了鐵鏈，使勁探過頭來嗅聞。我急忙伸手過去，一把抱住雪娃娃般的格林，撥開他頭頂的積雪……咦，額頭上沒有疤痕！再捧起狼臉一看，生疏的目光！他不是格林！我“哎呀”一聲撒手後退，“心跳”霎時轉為“心驚肉跳”！格林被捕的消息先入為主，我靠近這狼時光顧著提防藏獒，也沒細看，竟然冒冒失失地抱住了一匹陌生狼！

再看那匹狼，他比我還緊張，抖抖身上的雪，夾緊尾巴，耳朵直貼到了腦袋後面。他脖子上勒著一個繫著死扣的皮項圈，緊得幾乎嵌進

肉裡，頸間一圈皮毛早已被磨得光禿禿的，喉部的毛團裹著暗紅的瘀血黏結在項圈上，他顯然被人拴了很久了。他試著探嗅我的味道，伸出舌頭使勁舔我的手背，絲絲啞聲伴隨著鐵鏈勒喉的咳喘。雖然是不同的眼睛，不同的狼，但那親近人的表情，還有祈求撫觸的嗚嗚聲和格林小時候太像了。他怎麼會被拴在這裡？我揪著心本能地伸過手去，任他把手指叨含在嘴裡輕輕咬著，只盼他別再掙扎，別再讓那項圈更深地勒進喉頭……

暖暖的狼吻是多麼久違的感覺啊。我仔細看這匹狼：他牙口很輕，不到兩歲，可能因為他長期被拴養營養不良，瘦得像一道閃電；雖然早已成年了，可是他的身形卻只有格林八個月時的大小。撫摸狼背，長長的狼鬃掩蓋之下，他的脊樑像斧片一樣刺手。他那麼乾瘦，我甚至可以隔著皮毛把拳頭伸進他的兩片肩胛骨之間。我記起包裡有讀者送給格林的奶糖，摸出一把剝給他。

“女娃兒膽子夠大嘛，他居然不咬你。”部隊大院裡，四五個穿特警制服的人被藏獒的吠叫引了出來，“這狼你要不要？賣給你。”

真的要賣啊？我驚詫地看了看那幾個人，又下意識地望了一眼特警部隊的門頭。

“這狼哪兒來的，怎麼會拿出來賣？你……是警……？！”我死盯著賣狼人胸前的警號。

有個人聽出我語氣不對，問道：“你們是幹甚麼的？”

亦風連忙接話：“我們是來旅遊的，聽說這裡有狼要賣，過來問問。”

感覺是買主，對方一樂，大大方方地說：“就是這隻狼，你們給多少錢？”

亦風反問道：“你要多少錢？”

特警笑了。“前幾天有人出價一萬五，我還在考慮。你瞧這狼皮，

少說也值七八千，齊脖子這點兒壞皮不要了就是。”他用手掌在狼脖根處做了個切割動作，又伸手捏起狼下巴，像展示牲畜一樣掰開牙口，“你看這狼牙多完整，我們餵的全是剩飯剩水，沒嚼過骨頭，一點磨損都沒有，四顆獠牙也得值兩三千。這個狼舌頭，沒死以前把它挖出來，是最好的哮喘藥。狼肉補氣壯膽，狼骨狼髀是辟邪的……誠心價，兩萬！你拿走。”

狼掙脫嘴巴往我腿邊躲，抖得狼鬃都豎了起來，他或許聽不懂這些人說的話，但肯定明白他會發生甚麼事。

我忍不住說：“狼是保護動物，販賣野生動物違法你知道嗎？”

“你跟我們講法？”特警笑了，“少扯這些閒話，要買就買，不買走人。”

一句話就把我噙了回去。亦風把我拉到身後，跟那幾個特警遞煙打著圓場，探聽狼的來歷。特警只說這狼是從小拴養大的，其餘的便不再多說。亦風只得作罷：“這樣吧，狼先別賣，我們商量商量明天再來。這個項圈能不能放鬆一點？”

“不能鬆！開玩笑，這是狼！他只要抓住一丁點機會都會掙脫逃跑！”

雖然這隻狼不是格林，但是愛狼敬狼的人哪能看著狼任人宰割。當初我們送一隻小狼回歸狼群何其艱難，甚至連命都捨得豁出去，因為我們知道如今草原上的狼死一隻就少一隻。這隻狼必須救！

我和亦風商量再三，我們不能買狼，一旦買了，賣狼有利可圖的消息傳開，就會有更多人去抓狼掏狼崽，更助長了盜獵販賣之風。這事兒得找部隊領導，畢竟這是特警在政府部門門口賣狼，知法犯法的事當領導的不可能不管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們又來到特警部隊圍牆外，確認藏獒已拴好，才小心地靠近狼。狼衝我們友好地搖著尾巴，鼻頭微微聳動。我摸摸他的

頭，剛把奶糖和肉塊掏出來，原本溫馴的狼突然人立起來，獠牙畢露，一雙前爪劈頭蓋臉朝我抓來！亦風“哎呀”驚叫一聲，迅速把我拉開。“呼”的風聲過去，狼爪從我臉前揮下，一爪子就把我手裡的肉打落。狼猛撲上來搶肉，“嘩啦”一聲，鐵鏈繃緊，狼眼看著肉掉了在地上。

“快讓開！他聞到肉味兒了！”亦風急喊。

我踉蹌退後，伸手摸臉，有點熱辣辣的，還好沒抓破，兩人驚魂難定。

那狼不顧鐵鏈勒喉，一遍一遍地飛身撲來，但離地上的肉塊總是差著那麼一點兒，夠不著。狼被勒得嘶聲啞叫，狼牙咬得咔嚓爆響，眼珠子瞪出了眼窩，紅得幾乎炸出血來！

他沒見過肉？！我哪敢再伸手，忙撿了一根木棍把肉挑過去。狼一口咬斷木棍，像驅逐了一個競爭對手。他快速搶過肉叨到牆角，用爪子護住，齜牙環顧，低聲咆哮著警告周圍的競爭者。直到我們緩緩退到讓他安心的距離，狼才收起了兇相，挪開狼爪，舔掉肉上的泥土，深深嗅聞著，像審視至寶。他平息氣喘，迸出兩聲沙啞的咳嗽，埋頭把脖子上的項圈略微抖鬆一點。他並沒有立刻狼吞虎嚥，反而看著眼前的肉發呆。好一會兒他虔誠地閉上了眼睛，側頭趴下上半身，用脖子在肉上摩挲著，打個滾，起身抖抖毛，換另一側身子，再滾……

我不忍看下去，這動作我們再熟悉不過了。小格林第一次找到囫圇個兒的死羊羔時也是這樣頂禮膜拜。格林算幸運的，而這隻已然成年的狼卻只能在鐵鏈的束縛下，對這巴掌大的一小塊肉舉行那屬於狼的古老的儀式。儘管他和格林一樣從小遠離了狼群，但他們的記憶深處都烙印了這份狼族的傳統。

直到“食祭”進行完畢，他才嚼著肉塊艱難地往緊勒項圈的喉嚨裡吞。看著狼喉嚨裡肉塊的鼓包擠過皮項圈，我和亦風也不由自主地咬牙

梗著脖子，似乎能幫他嚼幫他嚥。吞完肉，狼又把散落一地的奶糖也找來吃得乾乾淨淨，這才湊過來用爪子搭在我的膝蓋上，委屈地舔著我們的手。我蹲下時，他又用濕鼻子嗅嗅我臉頰上差點被他抓傷的地方。我和他碰了碰鼻子，狼見了肉本該如此，怎麼會怪你呢。亦風托起狼爪，那本應銳利的爪尖已經在水泥地上磨禿了。狼啊，再忍一忍，我們等會兒就找人放你回家。

藏區冬季大多上班很晚。臨近中午，部隊裡漸漸有了幾個人走動。我們剛走到特警部隊門口，就被端著槍的警衛攔了下來，別說是找部隊領導了，門都不讓進。我跟圍上來的特警據理力爭要求放狼，反而被說成是要鬧事兒。雙方越說越僵，亦風連拉帶勸把我拽回車上：“不進去就不進去吧，這是部隊，別硬闖！我們在門口等，總能等到領導出來。”

主意一定，每天我們都去圍牆外看那隻狼，把肉割成方便吞嚥的小塊給他。然後靜靜等在部隊附近，然而三天過去了，沒等到一個管事兒的人。臨近春節，都放假了。

等到第四天，我倆心情很煩悶。越是看著那隻狼越是掛念格林。突然很想重回故地，去狼山狼洞狼渡灘看看。好久沒回去過了，不知道格林還在不在那一帶。

走在狼渡灘中，我們曾經和格林一起生活過的地方，到處灑滿了回憶。

下車步行一個多小時，兩人一直沉默無語，剛翻過狼山前的小山包，亦風就驚呼起來。我抬頭一看——山腰上一個小黑點，那不是我們曾經住過的小房子嗎？可是一年前我們回來那次，分明看見小屋已經被強風掀垮，我倆還在廢墟邊傷感了好久，這會兒怎麼……我摘下墨鏡細看，白雪中那小房子竟然像一個夢境一樣依然立在山腰上，彷彿它一直就在那裡等待著遲歸的主人。

我們快步奔向山腰的小屋。小屋被修繕過了，加了幾道木頭的樑柱，屋頂的玻纖瓦也被理順蓋好，還壓上了石塊防風。壘牆的磚頭有新有舊，東北面的老牆還是原來的，西面的新牆將房屋面積擴寬了一米多。門窗也是從前的，依稀可見格林當初撓門的抓痕。窗戶被屋裡堆放的雜物遮擋住了，門是半掩著的，我隔著一掌寬的門縫向內張望，屋裡暗沉沉的，佈滿蛛絲，散發出一股塵土氣息，顯然很久沒人住了。微風穿過門楣縫隙，吹出柔和的嗚嗚聲，彷彿是格林幼年時，我對他輕聲哼唱的安眠曲。我的眼眶泛潮，屏住呼吸緩緩推開屋門，“吱——呀——”多麼熟悉的聲音……陽光射進了屋子，被驚醒的微塵在光綫中飛舞，塵埃落處，我們用過的爐子、床墊、水壺、牛糞筐都在，甚至我們以前從狼山下撿回來的牛頭骨也靠在門邊。環顧一圈，處處都浮動著格林和我們的影子，滿屋往事彷彿聚成旋渦，頃刻間將我捲入了時間的深處。

還是那扇窗——記得那年沙塵暴遮天蔽日，我就坐在這窗前，用狼絨毛和草棍兒做成的“棉簽”幫格林掏鼻孔裡的黃沙，亦風給我們點蠟燭照亮，笑問：“《西遊記》裡寫的黃袍怪八成兒就是唐僧他們遇到沙塵暴了吧？”

每當狂風暴雪無法外出覓食時，格林和我就趴在這窗前，餓著肚子苦等天晴。

嚴冬的高原上，如果吃不到肉，就連喘氣的力量都沒有。我還記得我和亦風忍不住偷吃了格林藏在雪窩子裡的兔子以後，也是虧心地躲在這扇窗下，幾天後卻看見格林又在雪窩子裡再次為我們埋下他獵捕回來的兔子，當格林抬起頭望向小屋，狼鼻樑上綴滿了積雪，我永遠忘不了格林向窗子裡投來的深沉目光。

還是那個牛糞筐——當年亦風出門撿牛糞的時候，跟在旁邊的格林也有樣學樣地叼了一塊石頭扔進筐裡。亦風把石頭撿出來扔了，格林就

把整筐牛糞給掀了。

還是那個床墊——冬夜裡我們三個擠在一起睡覺，格林就在我耳朵邊上打呼嚕。

還是那個鐵爐子——那年冬天，幾天獵不到食的格林餓得啃草根、吐泥漿。幸虧我入冬前檢到過一隻凍死的野鴨，一直為格林存著。於是我燒旺爐火，煮水解凍鴨肉。餓極了的格林聞到肉香，站在爐子上，直接從開水鍋裡撈肉吃；攪出的水花濺在鐵爐子上，滋滋冒白煙。“你不怕燙啊？”我嚇了一跳，心想難道不燙？伸手一摸鐵爐子，卻把我燙得吱哇亂叫，我那時可佩服格林了，狼爪竟然這麼耐燙。亦風笑說：“他練過鐵砂掌……”

那些苦中作樂的日子，那些在煎熬中期盼的歲月，共同度過的一幕幕都封存在這小屋裡，我想著想著就笑了，笑著笑著已然淚流滿面。

亦風的眼圈也是紅紅的。“我們和格林在這裡住了大半年啊，現在想起來卻像上輩子的事一樣……”他拾起門邊的牛頭骨摩挲著，“這還是當年狼群打圍斃牛以後，我撿回來的呢。不知道那群狼還在不在……”

看著亦風把牛頭骨放回門邊，我的目光卻定格在屋門上，我推開亦風細看，門上有兩三個帶著泥巴的淡淡爪痕，從屋門中間半人高處往下拖擦了有一尺多長，似乎是犬科動物人立起來推門的痕跡。

亦風比量著爪印，有些小激動：“是狼爪印還是狗爪印？”

兩人的心都怦怦跳出了聲，我們都希望是第一個答案。

“狼爪印！”我一廂情願地跟著心跳的節奏選擇了答案，其實這風蝕多日的模糊爪痕是根本無法辨別的。

“那肯定是格林，他也回來過。”亦風比我更主觀。但這回答卻猛然觸動了我的心弦。

格林，真的是你嗎？是否在某個雨後，踏著泥濘，你也回來過？你